





三國志



淺草文庫

晉 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集注

明 長洲陳仁錫評閱

吳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

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鸞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
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

周瑜

三國志

駕穎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
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 張璠漢
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
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
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
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爲河內太守
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
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
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自討董卓

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
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楊太
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
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
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
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
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袁術
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
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
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

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楊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盧江出儼牛渚後領春穀長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

各得一橋
兒女心長

二人作婿亦足為歡

復進尋陽被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

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責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榻前定議瑜

國志 卷之九 周瑜

曰管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泥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

權母復觀

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豁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存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人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

不順且將軍太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
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
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
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
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
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
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
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
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

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
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
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
操皆具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
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
矣徒思一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
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
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

掃盡魔障

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懍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無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其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

凡此二人

飛之者誠決遛近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立德決之臣松之以爲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聞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爲攘肅之善也

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伍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
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
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
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
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
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
方將吏無存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
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
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

受此一疑

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
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
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
猛悉延燒岸上營落填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
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
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
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
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呼曰降焉操軍人皆出

三國志 卷之九 周瑜

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
 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業瑜等率
 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
 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
 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中糧多足為疾
 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與我相為
 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
 之

愚或討也
 周郎亦為
 此言

瑜即遣其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
 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
 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陳會
 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跡未起勒兵就陳
 瑜乃自與蒙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
 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
 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
 見穉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
 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
 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

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
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
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
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左憂在腹心
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
而奔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
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
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

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

昨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
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
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
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
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
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節容下終
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
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

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所游說動也乃密
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
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
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
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
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
詭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
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
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
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

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
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
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
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
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
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
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
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
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
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

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
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
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
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
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
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昂卒循
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姦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
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
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

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
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營出爲爪牙衛命出
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
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
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
折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
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
丹青重以盟誥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
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
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况

於瑜身沒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
陛下欽明稽古隆於典繼為胤歸訴乞旬餘罪還兵
復爵使失且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
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
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
於胤也而胤恃此酣滌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悔改孤
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
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
河山之誓孤用忍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
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予而二君在中聞苟使能改

亦何患乎瑾騰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
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
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答走曹操
掘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去仍欲用護
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
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
富於財性姦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
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

魯肅

三國志

吳書九 魯肅

七

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蕭乃指一困與周瑜益知其
齋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
長蕭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
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蕭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
能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
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曾氏世衰
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蕭乃命其屬
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
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

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
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蕭等徐行
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
兵亂存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偪乎又自植盾
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旣嘉蕭言且度不能制乃
相率還蕭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蕭友善遺
蕭書曰左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
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
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觀其

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
異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舟到吳肅具以狀語
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
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
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
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
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吾左達此足下不須以子
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
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
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

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相
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
尊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
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
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
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
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
力一左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
不足頗訾毀之二云肅年少羸跡未可用權不以介意

益貴重之賜蕭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
表死蕭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
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
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弱不輯睦軍
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
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
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
事蕭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
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濟曹操備必喜而從命
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

遣蕭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
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蕭徑
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宜騰權首及陳江東疆固
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蕭謂
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
蕭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蕭之本謀
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勸蕭言矣
而蜀書亮傳曰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
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

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誣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許也何以讓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

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奔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誦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左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

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

每作事好
振目

可惜大和
會吳與蜀
皆失之不
能無憾于
謀國者嗚
呼子敬忠
武其一心
一德之臣
也夫

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嘗今天下左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臨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親御兵馬志執

鞭強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
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
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
復奉教命耳左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
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土時食之秋
至尊垂慮之所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歿不朽矣案此
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
四縣皆屬焉今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

反蜀相何
着是偽
不得以
偽佐偽也
必不長矣

屯陸氏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
網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各備備內欲
自規仍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
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
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
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隣界數生狐疑疆場
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
備不承肯權遣呂蒙率眾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
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

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竟，坐有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擗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于命？乃趨就羽。羽曰：身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勳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

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怨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魯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

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

不知處置
長少委柱
一臺而無
孤注羽也

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吳書曰肅為入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
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
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
肅為之冠

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曾子敬嘗道此可謂
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
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
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
爵領兵焉

呂蒙
鄧當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
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
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請以告蒙母志欲罰之蒙
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
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戰死蒙年少輕之曰彼
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出虜
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已子鄭長家出因校尉
袁雄自首承問為言策召見蒙之引直左右數歲鄧
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勅諸小將
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除贖為兵作絳衣行

三國志

卷之九

九

三國志 卷之九
勝及簡且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惟見之大悅增其兵
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
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
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
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
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
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
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募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
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其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
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

將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
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
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
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
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危乃渡江立屯
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
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兵過蒙屯下肅意
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
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
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

是時吳得
之持重而
易
蜀失之慢

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一
 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推其背曰
 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毋
 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初權謁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
 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
 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
 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
 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
 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

得之寧遺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
 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
 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
 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
 常欲受屈肅推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
 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待
 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
 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

今與爲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請
敬受之，祕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
、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
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
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士子弟，
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
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奩爲斬春典農，
屯皖田鄉，數爲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
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

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
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
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
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
之。

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
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
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
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

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承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蒙乃薦其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圍城已拔仍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

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誅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三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乘三郡權時在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鄒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遣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

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
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
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
救鄴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
左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
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
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
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
能權延旦夕以待所歸者所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
攻此魯不移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矣事

而令百歲老毋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
問謂援可待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
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
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
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
入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
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
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
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
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

少普無用而遠之

吳人審勢

場置疆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
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
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蓋以屬蒙又拜漢昌太
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
雄有弁彘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
曹公尚存禍難始備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
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
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
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
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

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偏
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
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
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
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
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
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僞修
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
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

三國志

卷之六

六

三國志 吳書九
兵盡赴襄陽。大軍沿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無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詐以糧之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失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謁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

得知失。可與為入。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斤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紫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

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于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關心會權尋至

奸權

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屏陵侯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

方募封內存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
慘憺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
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病中
鬱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
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
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
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
感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
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
顧邵奪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

蔡遺

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常失蒙意又
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
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
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陸嗣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
入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
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
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左率數十
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
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

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
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
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
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
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
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
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
不足忘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
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
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
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
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
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
故載錄焉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吳十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程普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
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
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
從攻廬江拔之還具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

廉等轉玉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
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
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
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
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并策驅馬疾呼
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
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
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
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
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

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
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
六月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
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

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百
餘日卒

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
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

黃蓋

三國

卷之六十一 黃蓋

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屈於凡庸常以負薪餘
閒學書疏講兵事

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
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
環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
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
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
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
諸曹糾謫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存奸欺終不
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

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
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
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
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
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悉升陽都尉
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無所征
誅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
策火攻語在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爲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爲吳
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

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誅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遠巴醴由延免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馬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為別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被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

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
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
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
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
及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
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
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
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
為寇盜是詭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

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
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
殺牛飲酒歎血與共盟誓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
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
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
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
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
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

蔣欽

三國志

卷之九 蔣欽

五

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
奉邑賀齊諱黜賊欽督萬兵與齊並力黜賊平定從
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
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
嘗入其堂內母踈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室
紉即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
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
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
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歸已
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

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
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懇有
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
才豈敢挾死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權諱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
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
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
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
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

周太

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十
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
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入左右
由泰並能就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
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
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
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
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

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行至濡須郤因會諸將大
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
痕問以所起泰輒記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譔
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
爲孤兄弟戰如熊羆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
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
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平
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已常所用御
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

鼓角作鼓吹

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秦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

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管三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許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陳修

子修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新兵多有逃叛而修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修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小

陳表

三國志 卷之十
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
書暨蓋亦與表善後蓋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
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
尉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
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
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
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
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
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
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

見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
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
支黨表以狀聞權竒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
黨遷表為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
讓乞以傳修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
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
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
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
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
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入為本空在此勁銳以為僅

三國志 卷之九
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克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生。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修子延復為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

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

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

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
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
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繼繫石爲礮上有千人
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
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
髣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
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
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
濡須日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
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
給甚厚

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爲吏舉計掾
補蜀郡丞頃之弃官歸家

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
隨挾持弓弩負毳帶鈴民間聞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
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
路住止常以繒錦雜舟去或剖弃以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
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
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
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
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
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
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
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
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

總飛

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
獲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
曰吾薦子者數矣王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
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
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
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
義從者得數百人

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
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荆之
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

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更士，更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使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

史之言乎？權遂西果會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是當兵。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軀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云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由權乃赦之。

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宣
建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
有數百兵，并所報得僅滿千人。曹仁乃命五六千人
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眾皆懼，惟
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
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七
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
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
對之。保羽聞吾款唾不敢涉，水涉亦即是吾禽。」肅便
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

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
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
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衝
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
權特賜米酒，眾殺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
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
肯持。時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懸知於至尊
孰與耳？寧耳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
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
斫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酒
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都督權密
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
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
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
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下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
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只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典
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德
見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

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
統及寧從權道遶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
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
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
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
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
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
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

凌統

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見還寧寧
謀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異勅
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
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
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私怒而欲攻殺其
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
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典霸老
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歔曰彭卿與蒙俱還見母
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

凌操

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鏑永平長平治山越奸
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
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
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
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
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
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
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用勤怒置統及其
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

死無以謝罪乃卒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
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
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
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
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
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禮
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
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
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
西取三郡及自益陽從徙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徵軍

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
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柁權出
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
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
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
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
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
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

盛暹

便繫木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
 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
 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
 東占且詆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
 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
 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
 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摧牀起坐哀不能自
 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
 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
 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

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
 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
 泣周泰之夷殲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
 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
 內著而能屈彊荆吳僭儼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
 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
 信順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
 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踳礫近務邀利於當年
 哉語曰雖小道必有所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

謂乎

徐盛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
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宗柴桑長拒黃
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
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十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
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
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
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
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
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更還權大壯之及

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盛出都亭候貞
貞有驕色張昭旣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
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
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
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
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
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呂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
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
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
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

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千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餘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璋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太市刺奸盜賊斷絕由

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圖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牛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任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為固陵郡拜璋為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

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且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恭末年彌甚服物倍

擬文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懼憚其功而輒解不開嘉末三年卒于平以無行徒會稽璋妻居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其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塞小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策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待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

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
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
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
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
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胄持短兵敵人
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
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
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
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
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

不爭利救復使奉與黎裴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裴
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
布曰丁奉雖不能使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
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
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
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
具左右輒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二年假節
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
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漢陽興等從萬或之言
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

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
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象洽徐塘因攻晉穀陽穀
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
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徒
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
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
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

美乎

三國志

三國志

同書

